

# 更新潮更有生命力的民间艺术

洪秋婷



## 核心阅读

狮舞最早见于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，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。广东醒狮是融舞蹈、音乐、武术、技巧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和民俗传统，据考证由唐代宫廷狮子舞脱胎而来，后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岭南地区。春节期间，从初一到十五，庞大的狮队表演随处可见。如今，醒狮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符号。

一听到起鼓，石镇鹏猛地扬起手臂，开始用力打锣。咚咚咚，伴随着铿锵有力、节奏明快的锣鼓声，在广州白云机场二号航站楼出发厅，两头红色的南国醒狮闪亮登场。

这是一场由广州“赵家狮”南国醒狮团带来的国家级非遗项目“广东醒狮”快闪表演。表演一共由7名队员完成，石镇鹏是其中之一。

坐头，站肩，高狮……鼓声愈发激昂，狮舞愈发热烈。一头狮子瞪眼直视前方，侧身向观众示意互动，另一头狮子在后面应声舞动，气势威猛，姿态帅气。

行走的旅客纷纷驻足回头，笑着围拢过来。等到醒狮停下，孩子们激动地跑上前去，亲热地拍拍醒狮毛茸茸的脑袋，摸摸醒狮扑闪扑闪的大眼睛，兴奋极了。“早就在网上看到广东的醒狮表演很火爆，特地带孩子到广东过暑假，没想到在机场就看到了，特别惊喜！”来自山东的旅客王先生说。

两头红色的南国醒狮，把岭南文化的魅力和热情带给现场旅客，为他们的广东之旅增添了难忘的回忆。

醒狮最早见于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，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。广东醒狮是融舞蹈、音乐、武术、技巧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和民俗传统，据考证由唐代宫廷狮子舞脱胎而来，后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岭南地区。电影《黄飞鸿》中的狮王争霸使岭南的醒狮家喻户晓。春节期间，从初一到十五，庞大的狮队表演随处可见。如今，醒狮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符号。“醒狮是一种广场性的表演艺术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大众感染力。”南国醒狮团团长、广东醒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赵伟斌说：“不断获得广大民众喜爱，这项技艺才有生命力。”

## 舞狮技艺开枝散叶

在广州，几乎每一天都会有舞狮表演。不仅是节庆或重大活动，哪怕一个

图①：南国醒狮弟子正在练习高桩醒狮绝技。

图②：赵伟斌在醒狮工作室介绍醒狮狮头工艺品。

图③：在今年的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青少年醒狮公益培训班上，孩子们展示汇报演出后获得的结业证书。

以上图片均为赵伟斌提供  
版式设计：赵德汝



小小的便利店开张，店家也会请来一段舞狮表演，寄托美好的祝愿。

旺盛的需求促进了演出团队的发展。根据广州市龙狮协会2023年的统计数据，广州市全市有舞狮队773队、1.6万余人，其中专业团队39队、近500人，许多学校、企业、社区都组建了舞狮队。南国醒狮团成立于1994年，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专业龙狮表演团队之一。

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65号，院落深处，一面巨大威风的醒狮彩绘墙旁的小门楼上，挂着一块古色古香的金字书法牌匾，上书4个大字“南国醒狮”。这里是赵伟斌的工作室。

赵伟斌出身于广州舞狮表演世家，是“赵家狮”第五代传人。“从父亲开始，就在这里训练。我自幼随父习艺，40多年来从未间断。”

如今，这里也成了南国醒狮团队员们的训练场所。

“舞几场下来，胳膊和手臂特别酸痛。”00后队员陈万达刚结束上午9点到11点的训练，他是团里的“狮尾”。“在广州上学期间，我报名参加了学校的醒狮兴趣班，毕业后就开始从事专业表演。”

陈万达是广东湛江人，家里人都喜欢醒狮。今年7月，在广州市文化馆中心阁广场上举办了一场火爆的高桩狮王争霸赛，陈万达也参加了，还邀请朋友到现场观看。

陈万达负责的“狮尾”，在高桩环节格外重要。最高难度的表演，要求在完成跨越时看不见桩，这就全靠队

员的经验和默契配合。坐头，飞腿，上单膝，三个技巧动作行云流水般完成后，陈万达听到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与惊叹声。

1996年开始从艺的队员许应贤，如今已是“赵家狮”南国醒狮团的一名教练。许应贤擅长“鲤鱼跳龙门”和“步步高”等主题的创作，经他指导的队员，动作充满灵气与美感。

近些年，醒狮的各种交流比赛愈发频繁，许应贤也成了广州龙狮比赛的一名裁判员。“评分标准包括主题是否鲜明、动作是否完美、有没有失误和滑腿……”每一次比赛，裁判规则都会有微调，特别是关于醒狮的套路和形态，许应贤平时都注意做好基本知识的储备和学习。

从演员到教练再到裁判，舞狮技艺开枝散叶，越传越广。醒狮运动已不再停留在自娱自乐的民间活动的层次上，而是走上规范化、科学化、竞技化、国际化的发展轨道，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。

## “醒目仔，做得好！”

“醒目仔，做得好！”在广州市黄埔区黄麻路246号的“长岭醒狮文化馆”，龚秉伟正在给孩子们上暑假夏令营的醒狮表演课。1989年出生的龚秉伟从艺已经20多年，是广州非遗广府龙舞项目市级传承人。

“醒是动词，意思是唤醒；醒也是形容词，在粤语当中形容男子灵动聪慧。”

龚秉伟说。他称赞的那个孩子，是来自长岭街的五年级学生钟震阳。钟震阳马步扎得稳，手部力量强，狮头舞得生动又醒目，甚至可以举起成年大号狮头来舞动。

夏令营报名火爆，还有来自湛江、清远、肇庆等地的孩子。“吃住练都在这里，学习醒狮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做人做事和礼貌礼节。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处在叛逆期，醒狮精神和集体生活能教会他们懂得团结互助，有责任感和纪律意识，帮助孩子更好地成长。我支持孩子学醒狮表演。”一名学生家长说道。

在“非遗醒狮少年达人”才艺大赛上，来自广州各区的100多名青少年汇聚一堂。小至6岁，大至16岁，他们关于醒狮表演的创意和理解，让评委们倍感惊喜。

咚咚锵……戴上面具，扛起一把锄头，9岁的严景涛夸张的走路姿势和身体动作，诙谐幽默，逗得台下观众阵阵发笑。

“我是彭可诚，我是彭可轩，我们将带来广州醒狮舞。非遗传承，人人有责！”随后，两位少年身着黄色狮子服装亮相，只见他们举起蓝色狮头，左右脚迈步、退回、平行、改小马步，原地抬起狮头眨眼，狮头左右慢移摆动。忽地，一个少年双腿夹在另一个少年腰上，做了一个大回旋动作，引得阵阵惊呼。

比赛以醒狮为主题，形式不限，孩子们展示出巨大的热情和丰富的创造力。有的把狮头做成机器人，有的编了一段英语演讲介绍醒狮文化，有的把传统醒狮鼓乐与民乐结合进行创作，还有一个孩子把醒狮编成嘻哈，跳了一曲“嘻哈醒狮”……

近年来，广州市积极推动“醒狮进校园”，还开创“小学生醒狮课间操”。目前，醒狮项目已进入广州的196所学校，传承有序，未来可期。

## 在广州家喻户晓，让“醒狮”更有时代精神

广州市民赵先生在观看演出的间隙，掏出手机，抓拍了几头舞狮和少年一同腾空跳跃的一幕。“好精彩，我要发朋友圈，与朋友们分享，这场醒狮音乐剧值得更多人来看。”他说。

今年5月，音乐剧《雄狮少年》（粤语版）作为2024年广州艺术节开幕演出，在广州大剧院迎来内地首秀。该剧创作了近20首原创歌曲，聚焦岭南醒狮文化和风土人情，通过少年阿娟在广州打拼、不懈追梦的故事，激励每一个追梦人奋力拼搏、勇往直前。首轮连演6场，收获良好口碑。“音乐好听，故事流畅。燃！少年，去敲响你心中的鼓点吧！”富有饱满的生命力，温暖而且有信念。“满满的岭南风情，看完还想再刷！”心中的鼓点永远在，燃烧才能无惧伤痛，有笑有泪，节奏张弛有度，这样的表达，很有魅力。“……这台融合醒狮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演出，点燃羊城。”

如何让人们喜欢醒狮？如何让醒狮适应新时代发展？如何做到创新醒狮表演的艺术形式，融入时代生活气息？赵伟斌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尝试。“我自主创编了剧场版儿童醒狮剧《龙，狮子，跳起来！》，将醒狮与嘻哈舞蹈结合起来，两年3次在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连演16场，场场爆满，座无虚席。”

舞台上，狮子伴随流行乐曲，跳起嘻哈舞，一只电动小狮子作为逗引狮子闪亮登场。随后，用竹藤和荧光材料制成的夜光龙，更是让孩子们尖叫连连。全场灭灯后，人们看到通体发光的长龙在黑暗中不断穿腾翻滚。演出结尾，全场1000多名观众共同跳起了醒狮舞。

“醒狮在广州家喻户晓，它的喜庆、热闹、阳光、灵巧、奋发向上成为广州精神的写照。千百年来，醒狮正是因为不断创新、适应时代的发展，才流传至今。提升醒狮表演的感染力，得到跨区域民众的喜爱，今天，它可以更新潮、更有生命力。”赵伟斌说。

# 足音

麒派名家陈少云

## 路子正 创造力大

龚和德



▲京剧《徐策跑城》，陈少云饰徐策。 陈少云供图

陈少云学麒派，路子正，有两点值得重视。一是他在南派京剧与北派京剧之间不做单向性选择，而是尽可能互鉴、融通。另一点，陈少云学戏，不以一家为绳矩，真正做到转益多师

20世纪40年代，戏评家苏少卿说：“夫麒老牌之艺岂易学到哉？学之不到，只落得一团火气，一条哑喉，一味胡闹而已。”陈少云能成为麒派名家，关键是路子正，创造力大。

陈少云是个外朴内秀、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，心思都用在多学戏、演好戏上。向陈少云传授过剧艺的前辈甚多，比较重要的至少有5位。第一位是陈鹤昆。他受过周信芳的指点，讲究做工，以“三公”（关公、包公、济公）戏出名，有“陈三公”之称。他到湖南洪江演出，吸引了陈少云。陈少云称陈鹤昆为自己“做工老生的启蒙老师”。第二位是达子红，本名纪鸿春。他唱老汪笑依，做学麒麟童。1963年，15岁的陈少云随团在长沙演出时，特请达子红来看他的表演，这给达子红留下良好印象。第三位是曹世嘉。他是戏曲音乐家曹心泉的孙子，家学渊源，曾入富连成“世”字科习老生，能戏近百出，受嗓音所限，演二路，与杨宝森合作多年，后在天津戏曲学校任教。1984年，36岁的陈少云在师伯李俊麟引荐下，奔赴天津，向曹世嘉学戏，一连7个月。曹世嘉知道陈少云唱麒派，而学《定军山》《战太平》《问樵闹府·打棍出箱》等余叔岩、杨宝森的传统戏如此虔诚，很受感动，主动“开山门”收陈少云为第一个弟子。第四位是阿甲。他是著名的戏曲导演和戏曲理论家。阿甲对麒派艺术素有研究，因而陈少云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出戏的提高，还从理解麒派艺术的精神层面受到启迪。陈少云提出要拜阿甲为师，阿甲欣然收了这唯一的演员弟子。第五位是赵麟童。他是周信芳的私淑弟子。1990年年底，赵麟童以《明末遗恨·夜访》和《未央宫》率领浙江京剧团到北京参加京剧界的空前盛会——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振兴京剧观摩研讨会。与此同时，陈少云以《下书杀惜》代表湖南省京剧团参加盛会。看了两位的演出之后，我与沈祖安经过联络沟通，促成陈少云拜师赵麟童。1991年1月8日，中国剧协举行了拜师座谈会，出席者有郭汉城、阿甲、李紫贵、马科、刘乃崇、萧润增等20多人。马少波致贺词时兴奋地说：“有了赵麟童、陈少云师徒，麒派艺术后继有人，可以发扬光大了！”

可以看出，陈少云学麒派，路子正，有两点值得重视。一是他在南派京剧与北派京剧之间不做单向性选择，而是尽可能互鉴、融通。这与周信芳的艺术精神是相通的。周信芳是南派京剧培养出来的，是海派京剧的杰出代表，却在少年时进喜连成搭班学艺、借台唱戏，青年时趁着在上海新舞台与谭鑫培同台演出的机会，用心观摩并接受谭鑫培的亲自指点，所以他能写文章评述谭派艺术之精妙。周信芳这种“北艺南用”的精神也被陈少云继承了。陈少云能够领会北派的底蕴丰厚和严谨、规范，再追求南派与

海派的真切、灵动、新颖、独特，就会注意分寸，讲究适度。

另一点，陈少云学戏，不以一家为绳矩，真正做到转益多师。他拜了赵麟童后，专程去杭州向赵老师学戏；又于1991年去常州向周信芳弟子明毓琨学戏；1992年到上海后向张信忠、李如春、孙麒麟、小玉桂卿等名家请益。他没有亲见过麒派宗师周信芳的舞台表演，尤为重视收集和整理周信芳遗留的各种文字、音像资料。所有这些学习、研究，并非单纯为了解决不会到会的问题，而是即使自己学演过的戏，也要从各种“大同小异”的路子中琢磨其差别的缘由何在，如何结合自身条件加以吸纳，以提高自己在传承发扬麒派艺术方面的鉴别力和表现力。

陈少云演了不少令观众难忘的麒派“看家戏”。1994年、2004年、2014年，他分别为上海京剧院主演了《狸猫换太子》《成吉思汗》《金缕曲》，这是继“尚长荣三部曲”（《曹操与杨修》《贞观盛事》《廉吏于成龙》）之后出现的“陈少云三部曲”。两个“三部曲”共同为当代京剧的古代表演建构了一道亮丽风景。此外，陈少云还应邀为北京、浙江、青岛三地的京剧院团分别主演了《宰相刘罗锅》《东坡宴》《驼哥与金兰》等。这些新戏所塑造的陈琳、刘塘、萧何、驼哥、吴兆鸾，既有性格特色，又有鲜明的麒派风韵。

陈少云的新戏全是“被动接活儿”，但只要接受了任务，他就在“看懂剧本，弄通人物”上狠下功夫。陈少云说得好，“熟读剧本是基础。弄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分析透人物的性格心理，然后通过导演及剧组同仁的帮助，人物才能逐渐地‘立’起来”。这就是他“被动”中的主动——把“懂”与“通”转化为舞台动作，成为观众可以直接欣赏的人物形象。

陈少云说：“流派很重要，人物更重要。把人物刻画好了，流派特色自然而然就在其中。”他重视流派的风格特色，更重视流派的艺术精神。陈少云演过的刘塘、萧何、吴兆鸾，可以称为比较成功的麒派艺术的新形象，显示了其充沛的创造力。

写到这里，想起戏剧评论家斯达克·杨称赞梅兰芳艺术时说过的话：“它不是单纯的机械制成品，却像一切艺术品那样经常冲击形式而同时又存乎其中，通过这种既冲击又遵循的方式保持生机。”这话说得简洁，是带有规律性的总结。像京剧这种程式性很强的戏曲艺术，又有前辈流派艺术的深远影响，尤其需要演员有“既冲击又遵循”而获得“生机”的本领，才能把各种文本中的不同人物形象演绎得生动感人，并完成演出风格的和谐建构。“冲击”的幅度会有不同，“遵循”的方式会有多样，要靠演员权衡、拿捏，以达成编、导、音乐、造型等合作者共同拟定的艺术目标。

（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）

# 艺坛

